

道德真经注卷之一

眉山苏辙注

道可道章第一
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

莫非道也。而可道者不可常，惟不可道，而后可常耳。今夫仁义礼智，此道之可道者也。然而仁不可以为义，而礼不可以为智，可道之不可常如此。惟不可道，然后在仁为仁，在义为义，在礼为礼，在智为智。彼皆不常，而道常不变，不可道之能常如此。

名可名，非常名。

道不可道，而况可得而名之乎？凡名皆其可道者也。名既立，则圆方曲直之不同，不可常矣。

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常无，欲以观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观其徼。

自其无名，形而为天地，天地位而名始立矣。自其有名，播而为万物，万物育而名不可胜载矣。故无名者道之体，而有名者道之用也。圣人体道以为天下用，入于众有而常无，将以观其妙也。体其至无而常有，将以观其徼也。若夫行于其徼而不知其妙，则粗而不神矣。留于其妙而不知其徼，则精而不遍矣。

此两者，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。

以形而言有无，则信两矣。安知无运而为有，有复而为无，未尝不一哉。其名虽异，其本则一，知本之一也，则玄矣。凡远而无所至极者，其色又玄，故老子常以玄寄极也。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言玄则至矣，然犹有玄之心在焉。玄之又玄则尽矣，不可以有加矣，众妙之所从出也。

天下皆知章第二

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矣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矣。故有无之相生，难易之相成，长短之相形，高下之相倾，声音之相和，前后之相随。

天下以形名言美恶，其所谓美且善者，岂信美且善哉。彼不知有无、难易、长短、高下、声音、前后之相生相夺，皆非其正也。方且自以为长，而有长于我者临之，斯则短矣。方且自以为前，而有前于我者先之，斯则后矣。苟从其所美而信之，则失之远矣。

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

当事而为，无为之之心；当教而言，无言之之意。夫是以出于长短之度，离于先后之数，非美非恶，非善非不善，而天下何足以知之。

万物作而不辞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。

万物为我作，而我无所辞。我生之为之，而未尝有，未尝恃。至于成功，亦未尝以自居也。此则无为不言之报，其为美且善也，岂复有恶与不善继之哉。

夫惟不居，是以不去。

圣人居于贫贱而无贫贱之忧，居于富贵而无富贵之累，此所谓不居也。我且不居，彼尚何从去哉，此则居之至也。

不尚贤章第三

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。是以圣人之治也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。

尚贤，则民耻于不若而至于争。贵难得之货，则民病于无有而至于盗。见可欲，则民患于不得而至于乱。虽然天下知三者之为息，而欲举而废之，则惑矣。圣人不然，未尝不用贤也，独不尚贤耳。未尝弃难得之货也，独不贵之耳。未尝去可欲也，独不见之耳。夫是以贤者用而民不争，难得之货可欲之事毕效于前，而盗贼祸乱不起，是不亦虚其心而不害腹之实，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强也哉。今将举贤而尚之，宝货而贵之，街可欲以示之，则是心与腹皆实也。若举而废之，则是志与骨皆弱也。心与腹皆实，则民争；志与骨皆弱，则无以立矣。

常使民无知无欲，使夫知者不敢为也。

不以三者街之，则民不知所慕，澹乎其无欲，虽有智者，无所用巧矣。

为无为，则无不治矣。

即用三者之自然而不尚、不贵、不见，所谓为无为也。

道冲章第四

道冲而用之，或似不盈，渊兮似万物之宗。

夫道冲然至无耳，然以之适众有，虽天地之大，山河之广，无所不遍，以其无形，故似不盈者。渊兮深眇，吾知其为万物宗也，而不敢正言之，故曰似万物之宗。

挫其锐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湛兮似或存。

人莫不有道也，而圣人能全之。挫其锐，恐其流于妄也。解其纷，恐其与物构也。不流于妄，不构于物，外患已去，而光生焉，又从而和之，恐其与物异也。光至洁也，尘至维也，虽尘无所不同，恐其弃万物也。如是而后全，则湛然其常存矣，虽存而人莫之识，故曰似或存耳。

吾不知谁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道虽常存，终莫得而名之，然亦不可谓无也，故曰此岂帝之先耶。帝先矣而又先于帝，则莫或先之者矣。

天地不仁章第五

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

天地无私，而听万物之自然，故万物自生自死，死非吾虐之，生非吾仁之也。譬如结刍以为狗，设之于祭祀，尽饰以奉之，夫岂爱之，时适然也。既事而弃之，行者践之，夫岂恶之，亦适然也。圣人之于民亦然，特无以害之，则民全其性，死生得丧，吾无与焉。虽未尝仁之，而仁亦大矣。天地之间，其独橐钥乎？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。

排之有橐与钥也，方其一动，气之所及，无不靡也，不知者以为机巧极矣。然橐钥则何为哉？盖亦虚而不屈，是以动而愈出耳。天地之间，其所以生杀万物，雕刻众形者，亦若是而已矣。

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

见其动而愈出，不知其为虚中之报也，故告之以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之不穷也。

谷神不死章第六

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。

谷至虚而犹有形，谷神则虚而无形也。虚而无形，尚无有生，安有死耶？谓之谷神，言其德也。谓之玄牝，言其功也。牝生万物，而谓之玄焉，言见其生之而不见其所以生也。

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

玄牝之门，言万物自是出也。天地根，言天地自是生也。

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绵绵，微而不绝也。若存，存而不可见也。能如是，虽终日用之而不劳矣。

。

天长地久章第七

天长地久，

天地虽大而未离于形数，则其长久盖有量矣。然老子之言长久极于天地，盖以人所见者言之耳。若夫长久之至，则所谓天地始者是矣。

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。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无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

天地生物而不自生，立于万物之外，故能长生。圣人后其身而先人，外其身而利人，处于众入之表，故能先且存。如使天地与物竞生，而圣人与物争得，则天地亦一物耳，圣人亦一人耳，何以大过之哉。虽然，彼其无私，非以求成私也，而私以之成道，则固然耳。

上善若水章第八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

《易》曰：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又曰：天以一生水。盖道运而为善，犹气运而生水也，故曰上善若水。二者皆自无而始成形，故其理同。道无所不在，无所不利，而水亦然。然而既已丽于形，则于道有间矣，故曰几于道矣。然而可名之善，未有若此者也，故曰上善。

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仁，一黄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。

避高趋下，未尝有所逆，善地也。空虚静默，深不可测，善渊也。利泽万物，施而不求报，善仁也。圆必旋，方必折，塞必止，次爻流，善信也。洗涤群秽，平准高下，善治也。遇物赋形，而不留于一，善能也。冬凝春伴，涸溢不失节，善时也。

夫惟不争，故无尤。

有善而不免于人非者，以其争也。水惟不争，故兼七善而无尤。

持而盈之章第九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锐之，不如长保。

知盈之必溢，而以持固之，不若不盈之安也。知锐之又折，而以揣先之，不如揣之不可必恃也。若夫圣人有而不有，尚安有盈；循理而后行，尚安有锐。无盈则无所用持，而无锐则无所用揣矣。

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；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功成、名遂、身退，天之道

。

日中则移，月满则亏，四时之运，功成者去。天地尚然，而况于人乎？

载营魄章第十

载营魄，抱一能无离乎？

魄之所以异于魂者，魄为物，魂为神也。《易》曰：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状。魄为物，故杂而止；魂为神，故一而变。谓之营魄，言其止也。盖道无所不在，其于人为性，而性之妙为神。言其纯而未杂则谓之一，言其聚而未散则谓之朴，其归皆道也，各从其实言之耳。圣人性定而神凝，不为物迁，虽以魄为舍，而神所欲行，魄无不从，则神常载魄矣。众人以物役性，神昏而不治，则神听于魄，耳目困以声色，鼻口劳以臭味，魄所欲行而神从之，则魄常载神矣。故教之以抱神载魄，使两者不相离，此固圣人所以修身之要。至于古之真人，深根固蒂，长生久视，其道亦由是也。

专气致柔，能如婴儿乎？

神不治则气乱，强者好鬪，弱者喜畏，不自知也。神治则气不妄作，喜怒各以其类，是之谓专气，神虚之至也，气实之始也。虚之极为柔，实之极为刚，纯性而亡气，是之谓致柔。婴儿不知好恶，是以性全。性全而气微，气微而

体柔，专气致柔，能如婴儿极矣。

涤除玄览，能无疵乎？

圣人外不为魄所载，内不为气所使，则其涤除尘垢尽矣。于是其神廓然，玄览万物，知其皆出于性，等观净秽，而无所瑕疵矣。

爱民治国，能无为乎？

既以治身，又推其余以及人。虽至于爱民治国，一以无心遇之。苟其有心，则爱民者适所以害之，治国者适所以乱之也。

天门开阖，能为雌乎？

天门者，治乱废兴所从出也。既以身任天下，方其开阖变会之间，众人贵得而患失，则先事以徼福；圣人循理而知天命，则待唱而后和。《易》曰：先天而天弗违，非先天也；后天而奉天时，非后天也。言其先后常与天命会耳。不然先者必蚤，后者必莫，皆失之矣。故所谓能为雌者，亦不失时而已。

明白四达，能无知乎？

内以治身，外以治国，至于临变，莫不有道也，非明白四达而能之乎？明白四达，心也，是心无所不知，然而未尝有能知之心也。夫心一而已，苟又有知之者，则是二也。自一而二，蔽之所自生，而愚之所自始也。今夫镜之于物，来而应之则已，矣，又安得知应物者乎？本则无有，而以意加之，此妄之源也。

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，是谓玄德。

其道既足以生畜万物，又能不有不恃不宰，虽有大德，而物莫之知也，故曰玄德。

三十辐章第十一

三十辐共一毂，当其无，有车之用；埴埴以为器，当其无，有器之用；凿户牖以为室，当其无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

竭知尽物以为器，而器之用常在有中。非有则无无以致其用#1，非无则有有以施其利#2，是以圣人常无以观其妙，常有以观其徼。知两者之为一而不可分，则至矣。

五色章第十二

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，

视色听音尝味，其本皆出于性，方其有性而未有物也，至矣。及目绿五色，耳绿五音，口绿五味，夺于所绿而忘其本，则虽见而实盲，虽闻而实聋，虽尝而实爽也。

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，难得之货令人行妨。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圣人视色听音尝味，皆与人同，至于驰骋田猎，未尝不为，而难得之货未尝不用也。然人皆以为病，而圣人独以为福，何也？圣人为腹而众人为目，目责而不能受，腹受而未尝责故也。彼物之自外至者也，此性之凝于内者也。

宠辱章第十三

宠辱若惊，贵大患若身。

古之达人，惊宠如惊辱，知宠之为辱先也；贵身如贵大患，知身之为患本也。是以遗宠而辱不及，亡心身而患不至。

何谓宠辱？宠为下，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

所谓宠辱非两物也，辱生于宠而世不悟，以宠为上，而以辱为下者皆是也。若知辱生于宠，则宠顾为下矣。故古之达人，得宠若惊，失宠若惊，未尝安宠而惊辱也。所谓若惊者，非实惊也，若惊而已。

何谓贵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，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

贵之为言难也。有身大患之本，而世之士难于履大患，不难于有其身。故圣人因其难于履患，而教之以难于有身，知有身之为难，而大患去矣。性之于人，生不能加，死不能损，其大可以充塞天地，其精可以蹈水火、入金石，凡物莫能息也。然天下常息亡失本性，而惟身之为见，爱身之情笃，而物始能息之矣。生死疾病之变攻之于内，宠辱得失之交樱之于外，未有一物而非患也。夫惟达人知性之无坏，而身之非实，忽然忘身，而天下之息尽去，然后可以涉世而无累矣。

故贵以身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爱以身为天下，若可托天下。

人之所以骛于权利、溺于富贵、犯难而不悔者，凡将以厚其身耳。今也禄之以天下，而重以身任之，则其忘身也至矣。如此而以天下予之，虽天下之大，不能患之矣。

视之不见章第十四

视之不见名曰夷，听之不闻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，不可致请，故复混而为一。

视之而见者，色也，所以见色者，不可见也。听之而闻者，声也。所以闻声者，不可闻也。搏之而得者，触也，所以得触者，不可得也。此三者，虽有智者莫能诘也，要必混而归于一，而后可尔。所谓一者，性也。三者，性之用也。人始有性而已，及其与物构，然后分裂四出，为视为听为触，日用而不知反其本，非复混而为一，则日远矣。若推而广之，则佛氏所谓六入皆然矣。《首楞严》有云：反流全一，六用不行。此之谓也。

其上不缴，其下不昧。

物之有形者，皆丽于阴阳，故上皦下昧，不可逃也。道虽在上而不皦，虽

在下而不昧，不可以形数推也。

绳绳不可名，复归于无物。

绳绳，运而不绝也。人见其运而不绝，则以为有物矣，不知其卒归于无也。

是谓无状之状，无象之象，是谓惚恍。

状，其着也。象，其微也。无状之状，无象之象，皆非无也。有无不可名，故谓之惚恍。

迎之不见其首，随之不见其后。

道无所不在，故无前后可见。

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，能知古始，是谓道纪。

古者，物之所从生也。有者物之今，则无者物之古也。执其所从生，则进退疾徐在我矣。

古之善为士章第十五

古之善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识。

粗尽而微，微极而妙，妙极而玄，玄则无所不通，而深不可识矣。

夫唯不可识，故强为之容：豫若冬涉川。

戒而后动曰豫，其所欲为，犹迫而后应，豫然若冬涉川适巡，如不得已也。

犹若畏四邻，

疑而不行曰犹，其所不欲迟而难之，犹然如畏四邻之见之也。

俨若容，

无所不敬，未尝惰也。

涣若冰将释，

知万物之出于妄，未尝有所留也。

敦兮其若朴，

人伪已尽，复其性也。

旷兮其若谷，

虚而无所不受也。

浑兮其若浊。

和其光，同其尘，不与物异也。

孰能浊以静之徐清，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。

世俗之士以物汨性，则浊而不复清。枯槁之士以定灭性，则安而不复生。今知浊之乱性也，则静之，静之而徐自清矣。知灭性之非道也，则动之，动之而徐自生矣。《易》曰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今所谓动者，亦若是耳。

保此道者，不欲盈。

盈生于极，浊而不能清，安而不能生，所以盈也。

夫惟不盈，故能弊不新成。

物未有不弊者也。夫惟不盈，故其弊不待新成而自去。

致虚极章第十六

致虚极，守静笃。

致虚不极，则有未亡也。守静不笃，则动未亡也。丘山虽去，而微尘未尽，未为极与笃也。盖致虚存虚，犹未离有，守静存静，犹陷于动，而况其它乎？不极不笃，而责虚静之用，难矣。

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其复。

极虚笃静以观万物之变，然后不为变之所乱。知凡作之未有不复者也，苟吾方且与万物皆作，则不足以知之矣。

夫物芸芸，各归其根。

万物皆作于性，皆复于性，譬如华叶之生于根而归于根，涛澜之生于水而归于水耳。

归根曰静，

苟未能自复于性，虽止动息念以求静，非静也。故惟归根，然后为静。

静曰复命，

命者，性之妙也。性犹可言，至于命则不可言矣。《易》曰：穷理尽性以至于命。圣人之学道，必始于穷理，中于尽性，终于复命。仁义礼乐，圣人之所以接物也，而仁义礼乐之用，必有所以然者。不知其所以然，徇其名而为之，世俗之士也。知其所以然而后行之，君子也。此之谓穷理。虽然尽心以穷理而后得之，不求则不得也。事物日构于前，必求而后能应，则其为力也劳，而为功也少。圣人外不为物所蔽，其性湛然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物至而能应，此之谓尽性。虽然，此吾性也，犹有物我之辨焉，则几于妄矣。君之命曰命，天之命曰命，以性接物，而不知其为我，是以寄之命也。此之谓复命。

复命曰常，

方其作也，虽天地山河之大，未有不变坏。不常者惟复于性，而后湛然常存矣。

知常曰明。

不以复性为明，则皆世俗之智，虽自谓明，而非明也。

不知常，妄作凶。

不知复性，则绿物而动，无作而非凶，虽得于一时，而失之远矣。

知常容，

方迷于妄，则自是而非，彼物皆吾敌，吾何以容之？苟知其皆妄，则虽仇一怜，犹将哀而怜之，夫何所不容哉？

容乃公，

无所不容，则彼我之情尽，而尚谁私乎？

公乃王，

无所不公，则天下将往而归之矣。

王乃天，

无所不怀^{#3}虽天何以加之。

天乃道，

天犹有形，至于道则极矣，然而虽道外不能复进于此矣。

道乃久，没身不殆。

太上章第十七

太上，下知有之；

以道在宥天下，而未尝治之，民不知其所以然，故亦知有之而已。

其次，亲之誉之；

以仁义治天下，其德可怀，其功可见，故民得而亲誉之。其名虽美，而厚薄自是始矣。

其次，畏之侮之。

以政齐民，民非不畏也，然力之所不及，则侮之矣。

信不足，有不信，

吾诚自信，则以道御天下足矣。唯不自信，而加以仁义，重以刑政，而民始不信矣。

犹其贵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谓我自然。

圣人自信有余，其于言也，犹然贵之不轻出诸口，而民已信之矣。及其功成事遂，则民日迁善远罪，而不自知也。

道德真经注卷之一竟

^{#1}无以致其用：『致』原作『故』，据宝颜本改。

^{#2}有有：原本作『有无』，据宝颜本改。

^{#3}无所不怀：『怀』原作『坏』，据宝颜本改。

道德真经注卷之二

眉山苏辙注

大道废章第十八

大道废，有仁义；

大道之隆也，仁义行于其中，而民不知。道既废，而后仁义见矣。

智慧出，有大伪；

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万物也，而以智慧加之，于是民始以伪报之矣。

六亲不和，有孝慈；国家昏乱，有忠臣。

六亲方和，孰非孝慈？国家方治，孰非忠臣？尧非不孝也，而独称舜，无瞽支也。伊尹、周公非不忠也，而独称龙逢、比干，无桀纣也。涸泽之鱼，相吻以沫，相濡以湿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

绝圣弃智章第十九

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；

非圣智不足以知道，使圣智为天下，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？然世之人不足以知圣智之本，而见其末，以为以巧胜物者也，于是驰骋于其末流，而民始不胜其害矣。故绝圣弃智，民利百倍。

绝仁弃义，民复孝慈；

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，仁义所以为孝慈矣。然及其衰也，窃仁义之名以要利于世，于是子有违父，而父有虐子，此则仁义之迹为之也。故绝仁弃义，则民复孝慈。

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。

巧所以便事也，利所以济物也，二者非以为盗，盗贼不得则不行。故绝巧弃利，盗贼无有。

些三者，以为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属。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。

世之贵此三者，以为天下之不安，由文之不足故也。是以或属之圣智，或属之仁义，或属之巧利，盖将以文治之也。然而天下益以不安，曷不反其本乎？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，而天下各复其性，虽有三者，无所用之矣。故曰：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此则圣智之大，仁义之至，巧利之极也。然孔子以仁义礼乐治天下，老子绝而弃之，或者以为不同。《易》曰：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孔子之虑后世也深，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，使中人以下守其器，不为道之所眩，以不失为君子，而中人以上，自是以上达也。老子则不然，志于明道而急于开人心，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，以为学者惟器之知，则道隐矣，故绝仁义弃礼乐以明道。夫道不可言，可言皆其似者也。达者因似以识真，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。故后世执老子之言以乱天下者有之，而学孔子者无大过。因老子之言以达道者不少，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无所从入。二圣人者，皆不得已也，全于此，必略于彼矣。

绝学无忧章第二十

绝学无忧。

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不知性命之正，而以学求益，增其所未闻，积之不已，而无以一之，则以圆害方，以直害曲，其中纷然，不胜其忧矣。患夫学者之至此也，故曰绝学无忧。若夫圣人未尝不学，而以道为主，不学而不少，多学而不乱，廓然无忧，而安用绝学耶？

唯之与阿，相去几何？善之与恶，相去何若？

学者溺于所闻而无以一之，则唯之为恭，阿之为慢，不可同日言矣，而况夫善恶之相反乎？夫唯圣人知万物同出于性，而皆成于妄，如画马牛，如刻虎竞，皆非其实，愍焉无是非同异之辨，孰知其相去几何哉？苟知此矣，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无足怪矣。

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

圣人均彼我，一同异，其心无所复留，然岂以是忽遗世法，犯分乱理而不顾哉？人之所畏，吾亦畏之；人之所为，吾亦为之。虽列于君臣父子之间，行于礼乐刑政之域，而天下不知其异也。其所以不婴于物者，其心而已。

荒兮其未央哉。

人皆徇其所知，故介然不出畦畹。圣人兼涉有无，无入而不可，则荒兮其未可央也。

众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台，我独怕兮其未兆，若婴儿之未孩，

人各溺于所好，其美如享太牢，其乐如春登台，嚣然从之，而不知其非。唯圣人深究其妄，遇之泊然不动，如婴儿之未能孩也。

乘乘兮若无所归。

乘万物之理而不自私，故若无所归。

众人皆有余，而我独若遗。

众人守其所知，各自以为有余。圣人包举万物而不主于一，超然其若遗也。

。

我愚人之心也哉，纯纯兮。

纯纯，若愚而非愚也。

俗人昭昭，我独若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独闷闷。

世俗以分别为智，圣人知群妄之不足辨也，故其外若昏，其中若闷。

忽若晦，寂若无所止。

忽焉若晦，不见其津涯也。寂然无朕，不见其所止宿也。。

众人皆有以，我独顽似鄙，

人各有能，故世皆得而用之。圣人才全德备，若无所施，故疑于顽鄙。

我独异于人，儿贵食母。

道者，万物之母。众人徇物忘道，而圣人脱遗万物，以道为宗，譬如婴儿无所杂食，食于母而已。

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

孔德之容，惟道是从。

道无形也，及其运而为德，则有容矣，故德者道之见也。自是推之，则众有之容，皆道之见于物者也。

道之为物，唯恍唯惚。惚兮恍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，其中有物。

道非有无，故以恍惚言之。然及其运而成象，着而成物，未有不出于惚恍者也。

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

方有无之未定，惚恍而不可见。及夫有无之交，则见其窈冥深眇，虽未成形，而精存乎其中矣。

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

物至于成形，则真伪杂矣，方其有精，不容伪也。真伪既杂，自一而为二，自二而为三，纷然错出，不可复信矣。方其有精，不吾欺也。

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阅众甫。

古今虽异，而道则不去，故以不去名之。唯未尝去，故能以阅众有之变也。甫，美也，虽万物之美，不免于变也。

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？以此。

圣人之所以知万物之所以然者，以能体道而不去故也。

曲则全章第二十二

曲则全，

圣人动必循理，理之所在，或直或曲，要于通而已。通故与物不迁，不迁故全也。

枉则直，

直而非理，则非直也。循理虽枉，而天下之至直也。

洼则盈，

众之所归者，下也，虽欲不盈，不可得矣。

弊则新，

昭昭察察，非道也。闷闷，若将弊矣，而日新之所自出也。

少则得，

道一而已，得一则无不得矣。

多则惑矣。

多学而无以一之，则惑矣。

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。

抱一者，复性者也。盖曲则全，枉则直，洼则盈，弊则新，少则得，皆抱一之余也，故以抱一终之。

不自见，故明；

目不自见，故能见物；镜不自照，故能照物。如使自见自照，则自为之不暇，而何暇及物哉。

不自是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功；不自矜，故长。夫惟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

不自见，不自是，不自伐，不自矜，皆不争之余也，故以不争终之。

古之所谓曲则全者，岂虚言哉，诚全而归之。

世以直为是，以曲为非，将循理而行于世，则有不免于曲者矣，故终篇复言之曰：此岂虚言哉，诚全而归之。夫所谓全者，非独全身也，内以全身，外以全物，物我兼全，而归复于性，则其为直也大矣。

希实自然章第二十三

希言自然。

言出于自然，则简而中；非其自然而强言之，则烦而佻信矣。故曰道之出口，淡乎其无味，视之不足见，听之不足闻，用之不可既。此所谓希言矣。

飘风不终朝，暴雨不终日。孰为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况于人乎？

阴阳不争，风雨时至，不疾不徐，尽其势之所至而后止。若夫阳亢于上，阴伏于下，否而不得泄，于是为飘风暴雨，若将不胜，然其势不能以终日。古之圣人言出于希，行出于夷，皆因其自然，故久而不穷。世或厌之，以为不若诡辩之悦耳，怪行之惊世，不知其不能久也。

故从事于道者，道者同于道，德者同于德，失者同于失。同于道者，道亦得之；同于德者，德亦得之；同于失者，失亦得之。

孔子曰：苟志于仁矣，无恶也。故曰仁者之过易辞。志于仁犹若此，而况志于道者乎？夫苟从事于道矣，则其所为合于道者得道，合于德者得德，不幸而失，虽失于所为，然必有得于道德矣。

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不知道者，信道不笃，因其失而疑之，于是益以不信。失惟知道，然后不以得失疑道也。

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

跂者不立，跨者不行。自见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无功，自矜者不长。

人未有不能立且行者也，苟以立为未足而加之以跂，以行为未足而加之以跨，未有不丧失其行立者。彼其自见、自是、自伐、自矜者，亦若是矣。

其于道也，日余食赘行。

譬如饮食，适饱则已，有余则病。譬如四体，适完则已，有赘则累。

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

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

夫道，非清非浊，非高非下，非去非来，非善非恶，混而成体，其于人为性，故曰有物混成。此未有知其生者，盖湛然常存，而天地生于其中耳。

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

寂兮无声，寥兮无形，独立无匹而未尝变，行于群有而未尝殆，俯以化育万物，则皆其母矣。

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强为之名曰大。

道本无名，圣人见万物之无不由也，故字之曰道。见万物之莫能加也，故强为之名曰大。然其实则无得而称之也。

大曰逝，逝曰远，远曰反。

自大而求之，则逝而往矣。自往而求之，则远不及矣。虽逝虽远，然而求之，一心足矣。

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由道言之，则虽天地与王，皆不足大也。然世之人习知三者之大，而不信道之大也。故以实告之，人不若地，地不若天，天不若道，道不若自然。然使人一日复性，则此三者人皆足以尽之矣。

重为轻根章第二十六

重为轻根，静为躁君。

凡物轻不能载重，小不能镇大，不行者使行，不动者制动，故轻以重为根，躁以静为君。

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辘重。虽有荣观，燕处超然。

行欲轻而不离辘重，荣观虽乐而必有燕处，重静之不可失如此。

奈何万乘之主，而以身轻天下。

人主以身任天下，而轻其身，则不足以任天下矣。

轻则失臣，躁则失君。

轻与躁无施而可，然君轻则臣知其不足赖，臣躁则君知其志于利，故曰轻

则失臣，躁则失君。

善行无辙迹章第二十七

善行无辙迹，

乘理而行，故无迹。

善言无瑕谪，

时然后言，故言满天下无口过。

善计不用筹算，

万物之数，毕陈于前，不计而知，安用筹算。

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，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。

全德之人，其于万物，如母之于子，虽纵之而不去，故无关而能闭，无绳而能约。

是以圣人常善救人，故无弃人；常善救物，故无弃物，

彼方执算以计，设关以闭，持绳以结，其力之所及者少矣。圣人之于人，非特容之，又善救之。我不弃人，而人安得不归我乎？

是谓袭明。

救人于危难之中，非救之大者也。方其流转生死，为物所蔽，而推吾至明以与之，使暗者皆明如灯，相传相袭而不绝，则可谓善救人矣。

故善人，不善人之师；不善人，善人之资。不贵其师，不爱其资。

圣人无心于教，故不爱其资；天下无心于学，故不贵其师。圣人非独吾忘天下，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。

虽智大迷，是谓要妙。

圣人之妙，虽智者有所不谕也。

知其雄章第二十八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溪。为天下溪，常德不离，复归于婴儿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式。为天下式，常德不武，复归于无极。知其荣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。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复归于朴。

雄雌，先后之及我者也。白黑，明闇之及我者也。荣辱，贵贱之及我者也。夫欲先而恶后，欲明而恶闇，欲贵而恶贱，物之情也。然而先后之及我，不若明闇之切；明闇之及我，不若贵贱之深。古之圣人去妄以求复性，其性愈明，则其守愈下；其守愈下，则其德愈厚；其德愈厚，则其归愈大。盖不知而不为，不若知而不为之至也。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知性者也。知性而争心止，则天下之争先者，皆将归之，如水之赴溪，莫有去者。虽然，譬如婴儿能受而未能用也，故曰复归于婴儿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见性者也。居闇而视明，天下之明者，皆不能以形逃也，故众明则之以为法，虽应万物，而法未尝差，用未尝穷

也，故曰复归于无极。知其荣，守其辱，复性者也。诸妄已尽，处辱而无憾，旷兮如谷之虚，物来而应之，德足于此，纯性而无杂矣，故曰复归于朴。

朴散则为器，圣人用之则为官长，故大制不割。

圣人既归于朴，复散朴为器，以应万物。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长，亦因其势之自然，虽制而非有所割裂也。

将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

将欲取天下而为之，吾见其不得已。

圣人之有天下，非取之也，万物归之，不得已而受之。其治天下，非为之也，因万物之自然，而除其害耳。若欲取而为之，则不可得矣。

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。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。

凡物皆不可为也。虽有百人之聚，不循其自然而妄为之，铃有齟齬不服者，而况天下乎？虽然小物寡众，盖有可以力取而智夺者，至于天下之大，有神主之，不待其自归则叛，不听其自治则乱矣。

凡物或行或随，或陶或吹，或强或羸，或载或嫪。是以圣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

阴阳相荡，高下相倾，大小相使，或行于前，或随于后，或徇而暖之，或吹而寒之，或益而强之，或损而羸之，或载而成之，或环而毁之，皆物之自然，而势之不免者也。然世之愚人，私己而务得，乃欲龙而违之，其祸不覆则折。唯圣人知其不可逆，则顺以待之，去其甚，去其奢，去其泰，使不至于过而伤物，而天下无患矣，此不为之至也。尧汤之于水旱，虽不能免，而终不至于败，由此故也。《易》之泰曰：后以财成天地之道，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。三阳在内，三阴在外，物之泰极矣。圣人惧其过而害生，故财成而辅相之，使不至于过，此所谓去甚、去奢、去泰也。

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强天下，其事好还。

圣人用兵，皆出不得已。非不得已而欲以强胜天下，虽或能胜，其祸必还报之。楚灵、齐愍、秦始皇、汉孝武，或以杀其身，或以祸其子孙。人之所毒，鬼之所疾，未有得免者也。

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。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。

兵之所在，民事废，故田不修。用兵之后，杀气胜，故年谷伤。凡兵皆然，而况以兵强天下者耶？

故善者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强。

果，次也。德所不能绥，政所不能服，不得已而后以兵次之耳。

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骄，果而不得已，是果而勿强。

勿矜、勿伐、勿骄、不得已四者，所以为勿强也。

物壮则老，是谓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壮之必老，物无不然者。唯有道者成而若缺，盈而若冲，未尝壮，故未尝老，未尝死。以兵强天下，壮亦甚矣，而能无老乎？

夫佳兵章第三十一

夫佳兵者不祥之器，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

以之济难，而不以为常，是谓不处。

君子居则贵左，用兵则贵右。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为上。胜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乐杀人。夫乐杀人者，不可得志于天下。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，偏将军处左，上将军处右，言以丧礼处之。杀人众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战胜则以丧礼处之。

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

道常无名。朴虽小，天下不敢臣。侯王若能守，万物将自宾。

朴，性也。道常无名，则性亦不可名矣。故其为物，舒之无所不在，而敛之不盈毫末，此所以虽小而不可臣也。故匹夫之贱守之，则尘垢秕糠足以陶铸尧舜；而侯王之尊不能守，则万物不宾矣。

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人莫之令而自均。

冲气升降，相合为一，而降甘露，胞然被于万物，无不均遍。圣人体至道以应诸有，亦露之无不及者，此所以能宾万物也。

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将知止，知止所以不殆。

圣人散朴为器，因器制名，岂其徇名而忘朴、逐末而丧本哉？盖亦知复于性，是以乘万变而不殆也。

譬道之在天下，犹川谷之与江海。

江海，水之鍾也。川谷，水之分也。道，万物之宗也。万物，道之末也。皆水也，故川谷归其所鍾；皆道也，故万物宾其所宗。

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

分别为知，蔽尽为明。分别之心未除，故止于知人而不能自知。蔽尽则无复分别，故能自知，而又可以及人也。

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

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，能克己复性则非力之所及，故可谓强矣。

知足者富。

知足者所遇而足，则未尝不富矣。虽有天下而常挟不足之心以处之，则是终身不能富也。

强行者有志。

不与物争而自强不息，物莫能夺其志也。

不失其所者久。

物变无穷，而心未尝失，则久矣。

死而不亡者寿。

死生之变亦大矣；而其性湛然不亡，此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也。

大道泛兮章第三十四

大道泛兮，其可左右。

泛兮无可无不可，故左右上下周旋无不至也。

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，功成不名有。

世有生物而不辞者，秘将名之以为己有。世有避物而不有者，必将辞物而不生。生而不辞，成而不有者，唯道而已。

爱养万物而不为主，常无欲，可名于小；万物归之而不为主，可名于大。是以圣人终不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大而有大之心，则小矣。

执大象章第三十五

执大象，天下往。

道非有无，故谓之大象。苟其昭然有形，则有同有异。同者好之，异者恶之。好之则来，恶之则去，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。

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

有好有恶，则有所利有所害；好恶既尽，则其于万物皆无害矣。故至者无不安，无不平，无不泰。

乐与饵，过客止。道之出口，淡乎其无味，视之不足见，听之不足闻，用之不可既。

作乐设饵，以待来者，岂不足以止过客哉。然而乐阙饵尽，彼将拾之而去。若夫执大象以待天下，天下不知好之，又况得而恶之乎？虽无臭味形色声音以悦人，而其用不可尽矣。

将欲歛之章第三十六

将欲歛之，必固张之；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；将欲夺之，必固与之，是谓微明。

未尝与之而遽夺，则势有所不极，理有所不足。势不极则取之难，理不足则物不服，然此几于用智也，与管仲、孙武何异？圣人之与世俗，其迹固有相似者也。圣人乘理，而世俗用智，乘理如医药巧于应病，用智如商贾巧于射利。

柔胜刚，弱胜强。

圣人知刚强之不足恃，故以柔弱自处。天下之刚强，方相倾相轧，而吾独柔弱以待之，及其大者伤，小者死，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毙，此所谓胜也。虽然，圣人岂有意为此以胜物哉，知势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。

鱼不可以脱于渊，国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鱼之为物，非有爪牙之利足以胜物也，然方其托于深渊，虽强有力者，莫能执之。及其脱渊而陆，则蠢然一物耳，何能为哉？圣人居于柔弱，而刚强者莫能伤，非徒莫能伤也，又将以前制其后^{#3}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？鱼惟脱于渊，然后人得制之。圣人惟处于柔弱而不厌，故终能服天下，此岂与众人共之者哉？

道常无为章第三十七

道常无为，而无不为。

无所不为而无为之之意耳。

侯王若能守，万物将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。

圣人以无为化物，万物化之，始于无为而渐至于作，譬如婴儿之长，人伪日起。故三代之衰，人情之变，日以益甚，方其欲作，而上之人于天下皆靡，故其变至有不可胜言者。苟其方作而不为之动，终以无名之朴镇之，庶几可得而止也。

无名之朴亦将不欲，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正。

圣人中无抱朴之念，外无抱朴之述，故朴全而用大。苟欲朴之心尚存于胸中，则失之远矣。

道德真经注卷之二竟

#1其所：原本作『真所』，据宝颜本改。

#2亦大矣：原本作『益大矣』，据宝颜本改。

#3以前制其后：啊前一原作啊『全』，据宝颜本改。

道德真经注卷之三

眉山苏辙注

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

圣人纵心所欲不逾矩，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。其下知德之贵，勉强以求不失，盖仅自完耳，而何德之有？

上德无为而无以为，下德为之而有以为。

无为而有以为之，则犹有为也。唯无为而无以为之者，可谓无为矣。其下非为不成，然犹有以为之，非徒作而无卫者也。

上仁为之而无以为，上义为之而有以为。

仁义皆不免于为之矣，其所以异者，仁以无以为为胜，义以有以为为功耳。德有上下，而仁义有上无下，何也？下德在仁义之间，而仁义之下者，不足复言故也。

上礼为之而莫之应，则攘臂而仍之。

自德以降而至于礼，圣人之所以齐民者，极矣。故为之而不应，则至于攘臂而强之；强之而又不相应，于是刑罚兴而甲兵起，则徒作而无衍矣。

故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^{#1}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夫礼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乱之首。

忠信而无礼，则忠信不见，礼立而忠信之美发越于外。君臣父子之间，夫妇朋友之际，其外卓然，而其中无余矣。故顺之则治，违之则乱，治乱之相去，其间不能以发，故曰乱之首也。

前识者，道之华，而愚之始。

圣人玄览万物，是非得失，毕陈于前，如鉴之照形，无所不见，而孰为前后？世人视止于目，听止于耳，思止于心，冥行于万物之间，役智以求识，而偶有见焉，虽自以为明，而不知至愚之自是始也。

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，居其实不居其华，故去彼取此。

世之鄙夫，乐其有得于下而忘其上，故喜薄而遗厚，采华而弃实，非大丈夫，孰能去彼取此？

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

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，谷得一以盈，万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。

一，道也。物之所以得为物者，皆道也。天下之人，见物而忘道。天知其清而已，地知其宁而已，神知其灵而已，谷知其盈而已，万物知其生而已，侯王知其为天下贞而已。不知其所以得此者，皆道存焉耳。

其致之，天无以清将恐裂，地无以宁将恐发，神无以灵将恐歇，谷无以盈将恐竭，万物无以生将恐灭，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。

致之言极也。天不得一未遽裂也，地不得一未遽发也，神不得一未遽歇也，谷不得一未遽竭也，万物不得一未遽灭也，侯王不得一未遽蹶也，然其极必至于此耳。

故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。

天地之大，侯王之贵，皆一之政。夫一果何物也？视之不见，执之不得，则亦天下之至微也，此所谓贱且下也。

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，此其以贱为本耶？非乎？

昔之为此称者，亦举其本而遗其末耳。

故致数舆无舆，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

轮、辐、盖、杪、衡、轭、轂、轿会而为车，物物可数，而车不可数，然后知无有之为车，所谓无之以为用者也。然则天地将以大为天地耶？侯王将以贵为侯王耶？大与贵之中有一存焉，此其所以为天地侯王者，而或莫知之耳。故一处贵而非贵，处贱而非贱。非若玉之碌碌，贵而不能贱；石之落落，贱而不能贵也。

反者道之动章第四十

反者道之动，

复性则静矣，然其寂然不动，感而遂

通天下之故，则动之所自起也。

弱者道之用。

道无形无声，天下之弱者莫如道，然而天下之至强莫加焉，此其所以能用万物也。

天下之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

世不知静之为动，弱之为强，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。盖天下之物，闻有以母制子，而未闻有以子制母者也。

上士闻道章第四十一

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笑之。不笑不足以为道。

道非形，不可见。非声，不可闻。不先知万物之妄，廓然无蔽，卓然有见，未免于不信也。故下士闻道，以为荒唐谬悠而笑之。中士闻道，与之存亡出没而疑之。惟了然见之者，然后勤行服膺而不怠。孔子曰：语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？与斯所谓上士也哉。

建言有之：

建，立也。古之立言者有是说，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陈者是也。

明道若昧，

无所不照，而非察也。

进道若退，

若止不行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。

夷道若类，

或夷或类，所至则平，而未尝削也。

上德若谷，

上德不德，如谷之虚也。

大白若辱，
使白而不受污，此则不洁不屑之士，而非圣人也。
广德若不足，
广大而不可复加，则止于此而已，非广也。
建德若偷，
因物之自然而无所立者，外若偷惰，而实建也。
质真若渝，
体性抱神，随物变化，而不失其真者，外若渝也。
大方无隅，
全其大方，不小立圭角也。
大器晚成，
器大，不可近用也。
大音希声，
非耳之所得闻也。
大象无形，
非目之所得见也。
道隐无名。夫惟道，善贷且成。

道之所遇，无所不见，凡此十二者，皆道之见于事者也。而道之大全则隐于无名，惟其所遇，推其有余以贷不足，物之赖以成者如此。

道生一章第四十二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

夫道非一非二，及其与物为偶，道一而物不一，故以一名道，然而道则非一也。一与一为二，二与一为三，自是以往，而万物生。虽有万不同，而莫不负阴抱阳，冲气以为和者，盖物生于三，而三生于一，理之自然也。

人之所恶，惟孤寡不谷，而王公以为称。

世之人不知万物之所自生，莫不贱寡小而贵众大。然王公之尊，而自称孤寡不谷，古之达者，盖已知之矣。

物或损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损。人之所教，亦我义教之。强梁者，不得其死。吾将以为教父。

世以柔弱为损，强梁为益，不知其非也。故将使天下之教者，皆以此教之曰：不见强梁者之不得其死乎？强梁，妄之极也。人知强梁之不免于死，则知妄之不可为；知妄之不可为，而后可与语道矣。故曰吾将以为教父。

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

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无有入于无间，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。

以坚御坚，不折则碎；以柔御坚，柔亦不糜，坚亦不病。求之于物，则水是也。以有入有，捍不相受；以无入有，无未尝劳，有未尝觉。求之于物，则鬼神是也。是以圣人唯能无为，故能役使众强，出入群有。

不言之教，无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

名与身章第四十四

名与身孰亲？身与货孰多？

先身而后名，贵身而贱货，犹未为忘我也。夫忘我者，身且不有，而况于名与货乎？然贵以身为天下，非忘我不能。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亲，货之不足多，而后知贵身，知贵身，而后知忘我，此老子之意也。

得与亡孰病？

不得者以亡为病，及其既得而息失，则病又有甚于亡者。惟齐有无，均得丧，而后无病也。

是故甚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厚亡。

爱之甚，则几可以求之者无所不为，能无费乎？藏之多，则攻之者又众，能无亡乎？

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

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；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。

天下以不缺为成，故成铃有弊。以不虚为盈，故盈又有穷。圣人要于大成而不恤其缺，期于大盈而不恶其冲，是以成而不弊，盈而不穷也。

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辩若讷。

直而不屈，其直又折；循理而行，虽曲而直。巧而不拙，其巧又劳；付物自然，虽拙而巧。辩而不讷，其辩铃穷；因理而言，虽讷而辩。

躁胜寒，静胜热，清静为天下正。

成而不缺，盈而不冲，直而不屈，巧而不拙，辩而不讷，譬如躁之不能静，静之不能躁耳。夫躁能胜寒而不能胜热，静能胜热而不能胜寒，皆滞于一偏，而非其正也。唯泊然清静，不染于一，非成非缺，非盈非冲，非直非屈，非巧非拙，非辩非讷，而后无所不胜，可以为天下正矣。

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

天下有道，却走马以粪。

天下各安其分，则不争而自治，故却走马而粪田。

天下无道，戎马生于郊。罪莫大于可欲，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咎莫大于欲得。

。

以其可欲者示人，固有罪矣，而不足其足者，其祸又甚。所欲必得者，其

咎最大。匹夫有一于身，患必及之。侯王而为是，则戎马之所自起也。

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

知足者，所遇而足，故无不足也。

不出户章第四十七

不出户，知天下；不窥牖，见天道。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。

性之为体，充遍宇宙，无远近古今之异。古之圣人，其所以不出户牖而无所不知者，特其性全故耳。世之人为物所蔽，性分于耳目，内为身心之所纷乱，外为山河之所障塞，见不出视，闻不出听，户牖之微，能蔽而绝之，不知圣人复性而足，乃欲出而求之，是以弥远而弥少也。

是以圣人不行而知，不见而名，不为而成。

性之所及，非特能知能名而已，盖可以因物之自然，不劳而成之矣。

为学日益章第四十八

为学日益，

不知道而务学，闻见日多，而无以一之，未免为学者也。孔子曰：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多见而识之，知之次也。

为道日损。

苟一日知道，顾视万物，无一非妄，去妄以求复性，而性实无几。孔子谓子贡曰：赐也，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？曰：然，非欤？曰：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。

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，无为而无不为。

去妄以求复性，可谓损矣。而去妄之心犹存，及其兼忘此心，纯性而无余，然后无所不为，而不失于无为矣。

取天下常以无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，故造事而求之，心见于外，而物恶之，故终不可得。圣人无为，故无事，其心见于外，而物安之，虽不取天下，而天下归之矣。

圣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

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矣；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矣。

虚空无形，因万物之形以为形，在方为方，在圆为圆，如使空自有形，则何以形万物哉？是以圣人无心，因百姓之心以为心，无善不善皆善之，无信不信皆信之。善不善在彼，而吾之所以善之者，未尝渝也，可谓德善矣。信不信在彼，而吾之所以信之者，未尝变也，可谓德信矣。不然，善善而弃不善，信信而弃不信，岂所谓常善救人，故无弃人哉。

圣人之在天下，喑栗为天下浑其心，百姓皆注其耳目，圣人皆孩之。

天下善恶信伪，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贼，不知所定。圣人忧之，故喋喋为天下浑其心，无善恶，无信伪，皆以一待之。彼方注其耳目，以观圣人之予夺，而吾一以婴儿遇之，于善无所喜，于恶无所嫉。夫是以善者不矜，恶者不愠，释然皆化，而天下始定矣。

出生入死章第五十

出生入死，

性无生死，出则为生，入则为死。

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，人之生动之死地十有三。

用物取精以自滋养者，生之徒也。声色臭味以自戕贼者，死之徒也。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。吾又知作而不知休，知言而不知默，知思而不知忘，以趣于尽，则所谓动而之死地者也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，三者各居其三矣，岂非生死之道九，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？不生不死，则《易》所谓寂然不动者也。老子言其九，不言其一，使人自得之，以寄无思无为之妙也。

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

有生则有死，故生之徒，则死之徒也。人之所赖于生者厚，则死之道常十九。

盖闻善摄生者，陆行不遇兕虎，入军不被甲兵。兕无所投其角，虎无所措其爪，兵无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无死地。

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，生地且无，焉有死地哉？

道生之章第五十一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势成之。

道者万物之母，故生万物者道也。及其运而为德，牧养群众而不辞，故畜万物者德也。然而道德则不能自形，因物而后形见。物则不能自成，远近相取，刚柔相交，积而为势，而后兴亡治乱之变成矣。

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。

形虽由物，成虽由势，而非道不生，非德不畜。是以尊道而贵德，尊如父兄，贵如侯王，道无位而德有名故也。

道之尊，德之贵，夫莫之爵而常自然。

恃爵而后尊贵者，非实尊贵也。

故道生之畜之，长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养之覆之。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长而不宰，是谓玄德。

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

天下有始，以为天下母。

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道方无名，则物之所资始也，及其有

名，则物之所资生也。故谓之始，又谓之母。其子则万物也。

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；既知其子，复守其母，没身不殆。

圣人体道以周物，譬如以母知子，了然无不察也。虽其智能周之，然而未尝以物忘道，故终守其母也。

塞其兑，闭其门，终身不勤。开其兑，济其事，终身不救。

天下皆具此道，然常息忘道而徇物。目悦于色，耳悦于声，开其悦之之心，而以其事济之，是以终身陷溺而不能救。夫圣人之所以终身不动者，唯塞而闭之，未尝出而徇之也。

见小曰明，

悦之为害，始小而浸大。知小之将大而闭之，可谓明矣。

守柔曰强。

趋其所悦而不顾，自以为强，而非强也。唯见悦而知畏之者，可谓强矣。

用其光，复归其明，无遗身殃，是谓袭常。

世人开其所悦以身徇物，往而不反。圣人塞而闭之，非绝物也，以神应物，用其光而已，身不与也。夫耳之

能听，目之能视，鼻之能嗅，口之能尝，身之能触，心之能思，皆所谓光也。盖光与物接，物有去而明无损，是以应万变而不穷，殃不及于其身，故其常性湛然相袭而不绝矣。

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于大道，唯施是畏。

体道者无知、无行、无所施設，而物自化。今介然有知而行于大道，则无所施設建立，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。

大道甚夷，民甚好径。

大道夷易，无有险阻，世之不知者，以为迂缓，而好径以求捷。故凡合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，皆欲速者也。

朝甚除，田甚芜，仓甚虚。服文采，带利剑，厌饮食，货财有余，是谓盗夸。非道也哉。

俗人昭昭，我独若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独闷闷。岂复饰末废本以施設为事，夸以诲盗哉？

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

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脱，子孙祭祀不辍。

世岂有建而不拔，抱而不脱者乎？惟圣人知性之真，审物之妄，捐物而修身，其德充积，实无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，实无所执而其抱有不可脱者，故至其子孙，犹以祭祀不辍也。

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家，其德乃余；修之乡，其德乃长；修之国，其德乃丰；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

身既修，推其余以及外，虽至于治天下可也。

故以身观身，以家观家，以乡观乡，以国观国，以天下观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。

天地外者，世俗所不见矣，然其理可推而知也。修身之至，以身观身，以家观家，以乡观乡，以国观国，皆吾之所及知也，然安知圣人以天下观天下，不若吾之以身观身乎？岂身可以身观，而天下独不可以天下观乎？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，以此。言亦以身知之耳。

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

含德之厚，比于赤子。

老子之言道德，每以婴儿况之者，皆言其体而已，未及其用也。今夫婴儿泊然无欲，其体之者至矣，然而物来而不知应，故未可以言用也。

毒虫不螫，猛兽不据，攫鸟不搏。

道无形体，物莫得而见也，况可得而伤之乎？人之所以至于有形者，由其有心也。故有心而后有形，有形而后有敌，敌立而伤之者至矣。无心之人，物无与敌者，而曷由伤之夫。赤子之所以至此者，唯无心也。

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作，精之至。

无执而自握，无欲而自作，是以知其精有余而非心也。

终日号而不嘎，和之至。

心动则气伤，气伤则号而嘎。终日号而不嘎，是以知其心不动而气和也。

知和曰常，

和者，不以外伤内也。复命曰常，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。知和曰常，得本以应万物者也。其实一道也，故皆谓之常。

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

生不可益，而欲益之，则非其正矣。祥，妖也。

心使气曰强。

气恶妄作，而又以心使之，则强梁甚矣。

物壮则老，是谓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益生使气，不能听其自然。日入于刚强而老从之，则失其赤子之性矣。

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

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塞其兑，闭其门，挫其锐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是谓玄同。

道非言说，亦不离言说，然能知者未必言，能言者未必知。唯塞兑闭门以

杜其外，挫锐解纷和光同尘以治其内者，默然不言而与道同矣。

故不可得而亲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贵，不可得而贱，故为天下贵。

可得而亲，则可一得而疏。可得而利，则可得而害。可得而贵，则可得而贱。体道者均覆万物，而孰为亲练？等观逆顺，而孰为利害？不知荣辱，而孰为贵贱？情计之所不及此，所以天下贵也。

以正治国章第五十七

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

古之圣人柔远能迩，无意于用兵，唯不得已，然后有征伐之事。故以治国为正，以用兵为奇。虽然，此亦未足以取天下。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，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，唯体道者廓然无事，虽不取天下而天下归之矣。

吾何以知其然哉？天下多忌讳，而民弥贫；

人主多忌讳，下情不上达，则民贫而无告矣。

民多利器，国家滋昏；

利器，权谋也。明君在上，常使民无、知无欲。民多权谋，则其上眩而昏矣。

人多仗巧，奇物滋起；

人不敦本业而趋末仗，则非常无益之物作矣。

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

患人之诈伪，而多为法令以胜之，民无所措手足，则日入于盗贼矣。

故圣人云：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

其政闷闷章第五十八

其政闷闷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孰知其极，其无正邪。正复为奇，善复为妖，民之迷，其日固久。

天地之大，世俗之见有所眩而不知也。盖福倚于祸，祸伏于福，譬如昼夜寒暑之相代。正之为奇，善之为妖，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继，未始有正，而迷者不知也。夫惟圣人出于万物之表，而览其终始，得其大全，而遗其小察，视之闷闷，若无所明而其民淳淳，各全其性矣。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体，以耳目之所知为至矣。彼方且自以为福，而不知祸之伏于其后；方且自以为善，而不知妖之起于其中。区区以察为明，至于察甚，伤物而不悟其非也，可不哀哉。

是以圣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劘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知小察之不能尽物，是以虽能方能康，能直能光，而不用其能，恐其陷于一偏而不反也，此则世俗所谓闷闷也。

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

治人事天，莫若嗇。夫惟嗇，是谓早服。早服谓之重积德，重积德则无不克，无不克则莫知其极，莫知其极可以有国。有国之母，可以长久。

凡物方则割，廉则创，直则肆，光则耀。唯圣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劘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，此所谓音也。夫音者，有而不用者也。世患无以服人，苟诚有而能音，虽未尝与物较，而物知其非不能也，则其服之早矣。物既已服，敛藏其用，至于没身而终不试，则德重积矣。德积既厚，虽天下之刚强，无不能克，则物莫测其量矣，如此而后可以有国。彼世之小人，有尺寸之柄而轻用之，一试不服，天下测知其深浅而争犯之，虽欲保其国家，而不可得也。吾是以知音之可以有国，可以有国，则有国之母也。

是谓深根固蒂，长生久视之道。。

《孟子》曰：尽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以音治人，则可以有国者是也。以音事天，则深根固蒂者是也。古之圣人，保其性命之常，不以外耗。内则根深而不可拔，蒂固而不可脱，虽以长生久视可也。盖治人事天，虽有内外之异，而莫若音则一也。

治大国章第六十

治大国，若烹小鲜。

烹小鲜者，不可挠；治大国者，不可烦。烦则人劳，挠则鱼烂。

以道莅天下，其鬼不神。

圣人无为，使人各安其自然。外无所求，内无所畏，则物莫能侵，虽鬼无所用神矣。

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伤人。非其神不伤人，圣人亦不伤人。

非其鬼之不神，亦有神而不伤人耳#2。非神之不伤人#3，圣人未尝伤人，故鬼无能为耳。

夫两不相伤，故德交归焉。

人鬼之所以不相伤者，由上有圣人耳，故德交归之。

道德真经注卷之三竟

#1失德而彼仁：『失』原作『后』，据实颇本改。

#2亦：原本作『非』，据宝颇本改。

#3非：原本作『亦』，据宝颜本改。

道德真经注卷之四

眉山苏辙注

大国者下流章第六十一

大国者下流，

天下之归大国，犹众水之趋下流也。天下之交，天下之牝。牝常以静胜牡

，
以静为下。

众动之赴静，犹众高之赴下也。

故大国以下小国，则取小国；小国以下大国，则取大国。

大国能下，则小国附之。小国能下，则大国纳之。

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

大国下以取人，小国下而取于人。

大国不过欲兼畜人，小国不过欲入事人，两者各得其所，故大者宜为下

。道者万物之奥章第六十二

道者万物之奥，善人之宝，不善人之所保。美言可以市，尊行可以加人。人之不善，何弃之有。

凡物之见于外者，皆其门堂也。道之在物，譬如其奥，物皆有之，而人莫之见耳。夫惟贤者得而有之，故曰善人之宝。愚者虽不能有，然而非道则不能安也，故曰不善人之所保。盖道不远人，而人则远之。今诚有人美言之，则可以为市于世；尊行之，则可以加于人矣。朝为不义，而夕闻大道，妄尽而性复，虽欲指其不善，不可得也，而又安可弃之哉？

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虽有拱璧以先驷马，不如坐进此道。

立天子，置三公，将以道救人耳。虽有拱璧之贵，驷马之良而进之，不如进此道之多也。

古之所以贵此道者，何不曰求以得，有罪以免耶，故为天下贵。

道本在我，人患不求，求则得之矣。道无功罪，人患不知，知则凡罪不能污也。

为无为章第六十三

为无为，事无事，味无味。大小多少，报怨以德。

圣人为无为，故无所不为；事无事，故无所不事；味无味，故无所不味。其于大小多少，一以道遇之而已。盖人情之所不忘者，怨也。然及其

爱恶之情忘，则虽报怨，犹报德也。图难于其易，为大于其细，天下难事必作于易，天下大事必作于细。是以圣人终不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轻诺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难，是以圣人由难之，故终无难。

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，难多而易少。至于难而后图，大而后为，则事常不济矣。圣人齐大小，一多少，无所不畏，无所不难，而安有不济者哉？

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谋，其脆易浮，其微易散。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

。

方其未有，持而谋之足矣。及其将然，非浮而散之不去也，然犹愈于既成也。故为之于未有者上也，治之于未乱者次也。

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；九层之台，起于累土；千‘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，是以圣人无为，故无败；无执，故无失。

治乱祸福之来，皆如彼三者。积小以成大，圣人持之以无为，守之以无执，秘能使根自生，使祸自亡。譬如种苗，深耕而厚耔之，及秋自秣。譬如被盗，危坐而熟视之，盗将自那。世人不知物之自然，以为非为不成，非执不留，故常与祸争胜，与福争赘#1，是以祸至于不救，福至于不成，盖其理然也。

民之从事，常于鸮成而败之，慎终如始，则无败事。

圣人知有为之害，不以人助天，始终皆因其自然，故无不成者。世人心存于得丧，方事之微，犹有不知而听其自然者，及见其几成而重失之，则未有不以为败之者矣。故曰慎终如始，则无败事。

是以圣人欲不欲，不贵难得之货；学不学，复众人之所过。以辅万物之自然，而不敢为。

人皆徇其所歌以伤物，信其所学以害理。圣人非无歌也，歌而不欲，故虽欢而不伤于物。非无学也，学而不学，故虽学而不害于理。然后内外空明，廓然无为，可以辅万物之自然，而待其自成矣。

古之警为道者章第六十五

古之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。

古之所谓智者，知道之大全，而览于物之终始，故足贵也。凡民不足以知此，而溺于小智，以察为明，则智之害多矣。故圣人以道治民，非以明之，将以愚之耳。盖使之无知无欲，而听上之所为，则虽有过，亦小矣。

民知难治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国，国之贼；

吾以智御人，人亦以智应之，而上下交相贼矣。

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。知此两者，亦楷式。能知楷式，是谓玄德。玄德深矣远矣，与物反矣，然后乃至大顺。

吾之所贵者德也，物之所贵者智也。德与智固相反，然智之所顺者小，而德之所顺者大矣。

江海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

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是以圣人欲上人，以其言下之；欲先人，以其身后之。

圣人非歆上人，非欲先人也，盖下之后之，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。

是以处上而人不重，处前而人不害。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，以其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

天下皆谓章第六十七

天下皆谓我道大，似不肖。夫唯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久矣，其细也夫。

夫道矿然无形，颓然无名，充遍万物，而与物无一相似，此其所以为大也。若似于物，则亦一物矣，而何足大哉？

我有三宝，保而持之。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

道以不似物为大，故其运而为德则亦闷然，以钝为利，以退为进，不合于世俗。今夫世俗贵勇敢，尚广大，夸进锐，而吾之所宝则慈忍俭约康退。此三者，皆世之所谓不肖者也。

夫慈故能勇，

世以勇次为贤，而以慈忍为不及事，不知勇次之易挫，而慈忍之不可胜，其终必至于勇也。

俭故能广，

世以广大盖物，而以检约为陋，不知广大之易穷，而俭约之易足，其终必至于广也。

不敢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长。

世以进锐为能，而以不敢先为耻，不知进锐之多恶于人，而不敢先之乐推于世，其终卒为器长也。盖朴散而为器，圣人用之则为官长。自朴成器，始有属有长矣。

今舍其慈，且勇；舍其俭，且广；舍其后，且先，死矣。

勇、广、先三者，人之所共疾也。为众所疾，故常近于死。

夫慈，以战则胜，以守则固。天将救之，以慈卫之。

以慈御物，物之爱之如己父母，虽为之效死而不辞，故可以战，可以守。天之将救是人也，则开其心志，使之无所不慈，无所不慈，则物皆为之卫矣。

善为士章第六十八

善为士者不武，

士当以武为本，行之以怯，若以武行武则死矣。

善战者不怒，

圣人不得已而后战，若出于怒，是以我故杀人也。以我故杀人之。

善胜敌者不争，

以吾不争，故能胜彼之争。若皆出于争，则未必胜矣。

善用人者为之下。

人皆有相上之心，故莫能相为用。诚能下之，则天下皆吾用也。

是谓不争之德，是谓用人之力，是谓配天古之极。

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

用兵有言：吾不敢为主而为客

主，造事者也。客，应敌者也。

不敢进寸而退尺。

进者，有意于争者也。退者，无意于争者也。

是谓行无行，

无意于争，则虽用兵，与不用均也。

攘无臂，仍无敌，执无兵。

苟无意于争，则虽在军旅，如无臂可攘，无敌可因，无兵可执，而安有用兵之咎邪？

祸莫大于轻敌，轻敌者几丧吾宝。

圣人以慈为宝，轻敌则轻战，轻战则轻杀人，丧其所以为慈矣。

故抗兵相加，一及者胜矣。

两敌相加，而吾出于不得已，则有哀心。哀心见，而天人助之，虽欲不胜，不可得矣。

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

道之大，复性而足。而性之妙，见于起居饮食之间耳。圣人指此以示人，岂不易知乎？人能体此以应物，岂不易行乎？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，知且不能，而况行之乎？

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惟无知，是以不我知。

言者，道之筌也。事者，道之迹也。使道可以言尽，则听言而足矣；可以事见，则考事而足矣。惟言不能尽，事不能见，非舍言而求其宗，遗事而求其君，不可得也。盖古之圣人，无思无为，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，此则思虑之所不及，是以终莫吾知也。

知我者希，则我者贵，

众人之所能知，亦不足贵矣。

是以圣人被褐怀玉。圣人外与人同，而中独异耳。

知不知章第七十一

知不知，上；不知知，病。

道非思虑之所及，故不可加。然方其未知，则非知无以入也，及其既知而存知，知则病矣。故知而不知者上，不知而知者病。

夫惟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既不可不知，又不可知。唯知知之为病者，久而病自去矣。

圣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

民不畏威，则大威至。

夫性自有威，高明光大，赫然物莫能加，此所谓大威也。人常息溺于众，妄畏生死，而惮得丧。万物之威，维然乘之，终身惴栗之不暇，虽有大威而不自知也。苟诚知之，一生死，齐得丧，坦然无所怖畏，则大威烨然见于前矣。

无狭其所居，无厌其所生。夫惟不厌，是以不厌。

性之大，可以包络天地。彼不知者，以四肢九窍为己也，守之而不厌。是以见不出视，闻不出听，蕞然其甚陋也。故教之曰无狭其所居。彼知之者，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狭也，则愀然厌之，欲脱而不得，不知有厌有慕之方囿于物也，故教之曰无厌其所生。夫惟圣人不狭不厌，与人同生，而与道同居，无广狭净秽之辨，既不厌生，而后知生之无可厌也。

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，自爱不自贵，故去彼取此。

圣人虽自知之而不自见以示人，虽自爱之而不自贵以眩人，恐人之有厌有慕也。厌慕之心未忘，则犹有畏也。畏去，而后大威至矣。

勇于敢章第七十三

勇于敢则杀，勇于不敢则活，两者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恶，孰知其故？是以圣人犹难之。

勇于敢则死，勇于不敢则生，此物理之大常也。然而敢者或以得生，不敢者或以得死，世遂以侥幸其或然，而忽其常理。夫天道之远，其有一或然者，孰知其好恶之所从来哉？故虽圣人犹以常为正，其于勇敢未尝不难之。列子曰：迎天意，揣利害，不如其已。患天道之难知，是以历陈之也。

天之道，不争而善胜，

不与物争于一时，要于终胜之而已。

不言而善应，

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未有求而不应者也。

不召而自来，

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。矧可数思，夫又谁召之哉？

禅然而善谋。

谭然舒缓，若无所营，而其谋度非人所及也。

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世以耳目观天，见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。有以善而得祸，恶而得福者，未

有不疑天网之疏而多失也。惟能要其终始，而尽其变化，然后知其恢恢广大，虽疏而不失也。

民不畏死章第七十四

民常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。

政烦刑重，民无所措手足，则常不畏死，虽以死惧之，无益也。

若使人常畏死，而为奇者，吾得执而杀之，孰敢？

民安于政，常乐生畏死，然后执其诡异乱群者而杀之，孰敢不服哉？

常有司杀者杀。

司杀者，天也。方世之治，而有诡异乱群之人恣行于其间，则天之所弃也。天之所弃而吾杀之，则是天杀之，而非我也。

夫代司杀者杀，是代大匠断。夫代大匠断，希有不伤其手矣。

非天之所杀，而吾自杀之，是代司杀者杀也。代大匠断，则伤其手；代司杀者杀，则及其身矣。

民之饥章第七十五

民之饥，以其上食税之多，是以饥。民之难治，以其上之有为，是以难治。

上以有为导向民，民亦以有为应之，故事多而难治。

人之轻死，以其生生之厚，是以轻死。

上以利欲先民，民亦争厚其生，故虽死而求利不厌。

夫惟无以生为者，是贤于贵生。

贵生之极，铃至于轻死。惟无以生为，而生自全矣。

民之生章第七十六

民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坚强。万物草木生也柔弱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

冲气在焉，则体无坚强之病；至理在焉，则事无坚强之累。

是以兵强则不胜，

兵以义胜者非强也，强而不义，其败必速。

木强则共。

木自拱把以上，必伐矣。

强大处下，柔弱处上。

物之常理，精者在上，粗者在下。其精必柔弱，其粗必强大。

天之道章第七十七

天之道，其犹张弓乎？

张弓上筋，弛弓上角，故以况天之抑高举下。

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，有余者损之，不足者补之。天之道，损有余补不足；人之道则不然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

天无私，故均；人多私，故不均。

孰能以有余奉天下？唯有道者。

有道者澹足万物而不辞，既以为人己愈有，既以予人己愈多。非有道者，无以堪此。

是以圣人为而不恃，功成不处，其不欲见贤邪。

为而恃，成而处，则贤见于世。贤见于世，则是以有余自奉也。

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

天下柔弱莫过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，其无以易之。故柔胜刚，弱胜强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是以圣人言：受国之垢，是谓社稷主；受国不祥，是谓天下王。正言若反。

正言合道而反俗，俗以受垢为辱，受不祥为殃故也。

和大怨章第七十九

和大怨，必有余怨，安可以为善。

夫怨生于妄，而妄出于性，知性者不见诸妄，而又何怨乎？今不知除其本，而欲和其末，故外虽和，而内未忘也。

是以圣人执左契，而不责于人。故有德司契，无德司彻。

契之有左右，所以为信而息争也。圣人与人均有是性，人方以妄为常，驰骛于争夺之场，而不知性之未始少亡也。是以圣人以其性示人，使之除妄以复性。待其妄尽而性复，未有不廓然自得，如右契之合左，不待责之而官服也。然则虽有大怨恋，将涣然冰解，知其本非有矣，而安用和之？彼无德者，乃欲人人而通之，则亦劳而无功矣。彻，通也。

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

天道无私，惟善人则与之。契之无私，亦犹是也，惟合者则得之矣。

小国寡民章第八十

小国寡民，

老子生于衰周，文胜俗弊，将以无为救之。故于其书之终，言其所志，愿得小国寡民以试焉，而不可得尔。

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。

民各安其分，则小有村者，不求用于世。什伯之器，则财堪什夫伯夫之长者也。

虽有舟舆，无所乘之；虽有甲兵，无所陈之。使民复结绳而用之。

事少民朴，虽结绳足矣。

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乐其俗。

内足而外无所慕，故以其所有为美，以其所处为乐，而不复求也。

邻国相望，鸡犬之音相闻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来。

民物繁伙而不相求，则彼此皆足故也。

信盲不美章第八十一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

信则为实而已，故不必美。美则为观而已，故不必信。

善者不辩，辩者不善。

以善为主，则不求办。以辩为主，则未必善。

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

有一以贯之，则无所用博。学而日益者，未必知道也。

圣人无积，既以为人己愈有，既以与人己愈多#3。

圣人抱一而已，他无所积也。然施其所能以为人，推其所有以与人，人有尽而一无尽，然后知一之为贵也。

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圣人之道，为而一不争。

势可以利人，则可以害人矣。力足以为之，则足以争之矣。能利能害而未尝害，能为能争而未尝争，此天与圣人所以大过人，而为万物宗者也。凡此皆老子之所以为书，与其所以为道之大略也，故于终篇复言之。

道德真经注卷之四竟

#1与福争赘：『争』原作『生』，据宝颜本改。

#2以勇决：『以』原作『之』，据宝颜本改。

#3愈多：原本作『与多』，据宝颜本改。

予年四十有二，谪居筠州。筠虽小州，而多古禅刹，四方游僧聚焉。有道全者住黄蘗山，南公之孙也，行高而心通，喜从予游，尝与予谈道。予告之曰：子所谈者，予于儒书已得之矣。全曰：此佛法也，儒者何自得之？予曰：不然，予忝闻道，儒者之所无，何苦#1强以诬之。顾诚有之，而世莫知耳。全曰：#2儒佛之不相通，如胡汉之不相谙也，子亦何由知之？试为我言其略。予曰：孔子之孙子思，子思之书曰《中庸》，《中庸》之言曰：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此非佛法而何？顾所从言之异耳。全曰：何以言之？予曰：六祖有言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方是时也，孰是汝本来面目？自六祖以来，人以此言悟入者太半矣。所谓不思善，不思恶，则喜怒哀乐之未发也。盖中者，佛性之异名；而和者，六度万行之总目也。致中极和而天地万物生于其间，此非佛法，何以当之？全惊喜曰：吾初不知也，今而后始知儒

佛一法也。予笑曰：不然，天下固无二道，而所以治人则异。君臣父子之间，非礼法则乱，知礼法而不知道，则世之俗儒，不足贵也。居山林，木食涧饮，而心存至道，虽为人天师可也，而以之治世则乱。古之圣人，中心行道，而不毁世法，然后可耳。全作礼曰：此至论也。是时予方解老子，每出一章，辄以示全，全辄叹曰：皆佛说也。予居筠五年而北归，全不久亦化去，逮今二十余年矣。凡《老子解》亦时有所刊定，未有不与佛法合者。时人无可与语，思复见全而示之，故书之《老子》之末。

大观二年十二月十日子向题。

#1何苦：原本作『何若』，据宝颜本改。

#2全曰：此二字原在『子亦何由知之』后，据宝颜本改。